

醒世恒言

第三十三卷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宋本作錯
新在寧

聰明伶俐自天生

惜懂痴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壞淺

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

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

幾見詩書悞好人

這首詩單表爲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太
道旣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爲利來蚩蚩蠢蠢皆
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十反覆所以古人云寧有爲寧
笑有爲笑顰笑之間最宜謹慎這回書單說一個官

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構做個德勝頭題。却說故宋朝中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冲霄，年方一十八歲，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未及一年，只因春榜動選場開，魏生別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取應。臨別時，渾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來，休拋閃了恩愛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領前程，不索賢卿憂慮。」別後登程到京，果然一舉成名，除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在京甚是華豔，動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差人換取家眷入京。書上先

言口氣
以已止
已

叙了寒溫，及得官的事，後却寫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已討了一個小老婆，專候夫人到京，同享榮華。家人收了書程，一逕到家，見了夫人，稱說賀喜，因取家書呈上。夫人拆開看了，見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便對家人道：「官人直恁負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竝沒見有此事。想是官人戲謔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憂慮。夫人道：「恁地說，我也罷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尋覓使人先寄封平安家書到京中去。那寄書人到了京中，尋問新科魏榜眼寓所，下了家書。」

管待酒飯自回不題。却說魏生接書拆開來看。看了並無一句閑言閒語。只說道。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師也。魏生見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全不在意。未及收好。外面報說有個同年相訪。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直至裏面坐下。叙了些寒溫。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翻桌上書帖。看見了這封家書。寫得好笑。故意朗誦起來。魏生措手不及。通紅了臉。說道。這是沒理的話。因是小弟戲謔了他。他便取笑寫來的。

風聞多科
舉德君子
衡之

那同年呵呵大笑道這件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別了
就去那人也是一個少年喜談樂道把這封家書一
節頃刻間遍傳京邸也有一班妬忌魏生少年登高
科的將這椿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
奏上一本說這魏生年少不檢不宜居清要之職降
處外任魏生懊恨無及後來畢竟做官蹭蹬不起把
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閒放過去了這便是一句
戲言撒漫了一個美官今日再說一個官人也只爲
酒後一時戲言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連累兩三個
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爲着甚的有詩爲証

世路崎嶇實可哀

傍人笑口等閒開

白雲本是無心物

又被狂風引出來

却說南宋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國去那城中箭橋左側有個官人姓劉名貴字君薦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薦手中却是時乖運蹇先前讀書後來看看不濟却去改業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又把本錢消折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得兩三間房子與同渾家王氏年少齊眉後因沒有子嗣娶下一個小娘子姓陳是陳賣糕的女兒家中都呼爲

二姐這也是先前不十分窮薄的時候做下的勾當至親三口並無閒雜人在家那劉吉薦極是爲人和氣鄉里見愛都稱他劉官人你是一時運限不好如此落莫再過幾時定須有個亨通的日子說便是這般說那得有些些好處只是在家納悶無可奈何却說一日閒坐家中只見丈人家裏的老王年近七旬走來對劉官人說道家間老員外生日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劉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便回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疊綢包兒交與老王背了分付二

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明晚須索來家說，了就去離城二十餘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叙了寒溫。當日，上間客衆，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敘述許多窮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裡宿歇。直至天明，丈人却來與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這般筆計。」坐喫山空，立喫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常便我女兒嫁了你，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劉官人歎了一口氣，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個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如今的時候，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

便是勞而無功。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說老漢却是看你們不過。今日賚助你些少本錢，胡亂去開個柴米店，換得些利息來過日子，却不好麼？」劉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顧，可知是好。當下喫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道：「姐夫，且將這些錢去，收拾起店面開張。有日我便再應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待有了開店日子，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就來與你作賀。意下如何？」劉官人謝了，又謝賦了錢，一逕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個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

就與他商量一會，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時裏面
有人應諾，出來相揖，便問老兄下顧有何見教。劉官
人一一說知就裏，那人便道：「小弟閒在家中，老兄用
得着時，便來相幫。」劉官人道：「如此甚好。」當下說了些
生意的勾當，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現成盃盤，與了
三盃兩盞。劉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朦朧起來，拍
身作別，便道：「今日相擾，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識。」
生理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
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也
不見得受這般災，悔却教劉官人死得不如。

却說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門已是
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
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
聽見，敲了半晌，方纔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
門。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
在卓上，便問官人何處那移這項錢來，却是甚用。那
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怕他開得門遲了，且
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
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

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願溜只索罷了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没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姪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料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喫酒來對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爲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的小

賴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
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
何一言爲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
上、不覺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
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
明日有人來要我尋到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了
一會、却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腳後邊
起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
出去、樓上了門、却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隣舍、叫做朱
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

無端齊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隣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裏，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頭，却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卓上燈猶未滅，小娘子不在身邊，只道他還在厨下收拾家火，便喚二姐討茶喫，叫了一回，没人答應，却待掙扎起來，酒尚未醒，不覺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

個做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出錢，夜間出來摸
摸些東西，却好到劉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
門兒掩上不開，那賊略推一推，豁地開了，捏手捏腳
直到房中，並無一人知覺，到得床前，燈火尚明。周圍
看時，並無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着裡床睡
去，脚後却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幾貫，不想驚覺了。
劉官人起來，喝道：「你須不近道理！我從丈人家借辦
得幾貫錢來養身活命，不爭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
的計結？」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劉官人側身躲過，
便起身與這人相持。那人見劉官人丁脚活動，便拔

步出房，劉官人不捨，掙出門來，一徑起到廚房裏，恰待聲張，隣舍起來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豁，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正在手邊，也是人極計生，被他綽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又復一斧斫倒一邊，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惟尚饗。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來趕我，不是我來尋你，索性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條單被，包裹得停當，掙扎得夾俐，出門，揸上了門就走，不題。」次早，隣舍起來，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並無人聲，息叫道：「劉官人失曉了，裏面没人答應，」推將進去，只見門

也不關直到裏面見劉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
兩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
聲張起來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隣家朱二老兒
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說道劉官人
無端賣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教我對劉
官人說既有了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個
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來便有下落一面着人
去報他大娘子到來再作區處衆人都道說得是先
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了函信老員外與女兒大
哭起來對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漢贈他十五

賈錢教他將來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那去的
人道好教老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劉官人歸時已
自昏黑喫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歸遲
歸早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衆人推將進去
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
子也不見踪跡聲張起來却有左隣朱三老兒出來
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小娘子
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小娘子要對爹娘
說一聲住了一宵今早徑自去了如今衆人計議一
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

是半路裏追不着的時節，直到他爹娘家中好及追他轉來，問個明白。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與劉官人執命。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來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趕入城中不題。却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隣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動，坐在路傍，却見一個後生，頭帶舊字頭巾，身穿直縫寬衫，背上馱了一個搭膊，裏面却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襪，一直走上前來，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看，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却也明眉皓齒，蓮臉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動人。正是：

野花偏艷目

村酒醉人多

那後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獨行無伴，却是往那裏去的小娘子，還了萬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權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處來，今要往何方去？」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裡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則個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後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兩個廝趕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見

後面兩個人脚不點地趕上前來，趕得汗流氣喘，衣襟敞開，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話說，知小娘子和那後生看見趕得踉蹌，都立住了脚。後邊兩個趕到根前，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不容分說，一家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幹得好事，却走往那裏去？小娘子喫了一驚，舉眼看時，却是兩家隣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須告過公，公得知，丈夫無端賣我，我自去對爹娘說知。今日趕來，却有何說？朱三老道：我不管閒帳，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你須回去對理。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

錢已歇在家中有甚教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
好自在性兒你若真個不去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
此煩爲一提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這裏地方也不
得清淨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便對小娘子道既如
此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兩個趕來
的隣舍齊叫起來說道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罷既然
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後生道却
也作怪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
兒却有甚皂絲麻線要勒指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
現有殺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却打沒對頭官司當

下不容小娘子和那後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後生你去不得你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哭驚便去何妨那趕來的隣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門却和你罷休不得四個人只得虧挽着一路轉來到得劉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子入去看時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後生也慌了便道我怎的晦氣沒來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連人衆人都和開着正在那裏分豁不開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顛走回家來見

了女婿身屍，哭了一場，便對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殺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來，說是無計奈何，將奴家典與他人，與得十五貫身價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與甚色樣人家，先去與爹娘說知，故此起他睡下，將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他脚後邊。我上門借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裏說知。臨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顧，可同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却不知因甚殺死在

此。那大娘子道：「可又來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就來作本，養贍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濟，無心守耐。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時見財起意，殺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隣舍家借宿一夜，加與漢子通同計較，一處逃走。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却有何埋說，抵賴得過衆人齊聲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對那後生道：『後生，你却如何與小娘子謀殺親夫，却暗暗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

姓崔名寧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裏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裏去的却獨自一個行走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後因依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衆人齊發起喊來道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却與小娘子殺了人拐了錢財盜了婦女同往他鄉却連累我地方隣里打沒頭官司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四隣舍都是證兄一閃都入臨安府中來那府

尹聽得有殺人公事，即便陞廳，便叫一千人犯逐一從頭說來。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年近六旬，止生一女。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爲妻，後因無子，取了陳氏爲妾，呼爲二姐。一向三口在家過活，並無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過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養贖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時分，不知因甚緣故，將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與一個後生名喚崔寧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來，望

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婦賊證
現在伏乞相公明斷府尹聽得如此如此便叫陳氏
上來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夫却了錢與人
一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告道小婦人嫁與劉貴雖
是做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却
如何肯起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來哭得半個
馱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婦人問他來歷丈夫說道爲
因養贍不周將小婦人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
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
去小婦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隣舍家裏借宿一宵

今早一選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對丈夫說既然賣我
有了主顧可到我爹媽家裏來交割纔走得到半路
却見昨夜借宿的隣家趕來捉住小婦人回來却不
知丈夫殺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說這十五貫錢
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你却說是與你的身價眼
見得沒巴臂的說話了況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
定是脫身之計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
一定有奸夫幫你謀財害命你却從實說來那小娘
子正待分說只見幾家隣舍一齊跪上去告道相公
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

隣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
一面着人去趕趕到半路却見小娘子和那一個後
生同走苦死不肯回來小的們勉強捉他轉來却又
一面着人去找他大娘子與他丈人到時說昨日有
十五貫錢付與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這錢
不知從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時說道他出門時
將這錢一堆兒堆在床上却去搜那後生身邊十五
貫錢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通同作奸
賍證分明却如何賴得過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便
喚那後生上來道審鞫之下怎容你這等胡行卻却

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却了十五貫錢，殺死了親夫。今日同往何處從實招來？那後生道：小人姓崔，名寧，是鄉村人氏。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着這小娘子，並不知他姓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你却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況且他妻莫愛他馬，莫騎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却如何與他同行共宿？你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當下衆人將那崔寧與小娘子死去活來拷打一頓。

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千隣佑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憐崔寧和小娘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時見財起意殺死親夫刼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左隣右舍都指畫了十字將兩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裡將這十五貫錢給還原主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也還不勾哩府尹查成文案奏過朝廷部覆申詳到上聖旨就崔寧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處斬陳氏不合逼同奸夫殺死親夫大逆不道凌遲示衆當下讀了招狀大牢內取出二人來

當廳判一個斬字、一個剮字、押赴市曹、行刑示眾。兩
人渾身是口、也難分說、正是

啞子說嘗黃蘗味

難將苦口對人言

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
害命的時節。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降
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
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
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預了
陰騭。遠在兒孫近在身。他兩個冤魂也須放你不過。
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

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可勝歎哉。閑話休題。却說那劉太娘子到得家中。設個靈位。守孝過日。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大娘子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後。父親應允自去。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將近一年。父親見他守不過。便叫家裏老王去接他來。說叫大娘子收拾回家。與劉官人做了週年。轉了身去罷。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與老王背了。與隣舍家作別。暫去再來。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風。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

想走錯了路正是

猪羊入屠宰之家

一脚脚來尋死路

走入林子裏來只聽他林子背後大喝一聲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買路錢與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喫那一驚不小只見跳出一個人來

頭帶乾紅凹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間紅絹搭膊髮肚脚下蹬一隻烏皮皂靴手執一把朴刀

舞刀前來那老王該死便道你這剪徑的毛獍我須是認得你做這老性命着與你兌了罷一頭撞去被他閃過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撲地便倒那人大怒道

這牛子好生無禮連搨一兩刀血灑在地眼見得老
王養不大了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料道脫身不得
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教得好那人便住
了手睜員怪眼喝道這是你甚麼人那大娘子虛心
假氣的答道奴家不幸喪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誘嫁
了這個老兒只會喫飯今日却得大王殺了也替奴
家除了一害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幾
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大娘子
尋思無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那人回真作喜
收拾了刀杖將老王尸首篋入澗中領了劉大娘子

到一所莊院前來，甚是委曲。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拋向屋上去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殺羊備酒，與劉大娘子成親。兩口兒且是說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劉大娘子之後，不上半年，連起了幾主大財家，間也豐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勸他，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你我兩人下半世也勾喫用了，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終須不是個好結果。却不道是：『梁園

醒世恒言

卷五

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若改行從善。做個小小經紀。也得過養身活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果然回心轉意。把這們道路撇了。却去城市間賃下一處房屋。開了一個雜貨店。遇閒暇的日子。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持咒。忽一日在家間坐對。那大娘子道。我雖是個剪運的出身。却也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將來過日子。後來得有了你。一向買賣順溜。今已改行從善。開來追思。既往止曾枉殺了兩個人。又竟陷了兩個人。時常掛念。思欲做些功果。超度他們。一向未曾對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

何是枉殺了兩個人。那大王道：「一個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里的時節，他來撞我，我却殺了他。他須是個老人家，與我往日無讐。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地時，我却那得與你厮守？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殺那一個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來，這個人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且又帶累了兩個人，無辜貨命。是一年前也是賭輸了，身邊並無一文。夜間便去拘摸些東西，不想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閉，推進去時，裡面並無一人，摸到門裏，只見一人醉倒在床。廊後却有一堆銅錢，便

去摸他幾貫正待要走却驚醒了那人起來說道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搶出房門正待聲張起來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却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腳邊這人做人極計生縛起斧來喝一聲道不是我便是你兩斧劈倒却去房中將十五貫錢盡數取了後來打聽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老婆與那一個後生與做崔寧說他兩人謀財害命雙雙受了國家刑法我雖是做了一世強人只有這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早晚還要超度他也是該的那大娘子聽

說暗暗地叫苦。原本我的丈夫也笑這罵殺小。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被戮。思量起來是我。不合當初執證他兩人償命。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當下權且歡天喜地。並無他話。明日捉個空。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那時換了一個新任府尹。纔得半月。正直陞廳。左右捉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劉大娘子到於階下。放聲大哭。哭罷將那大王前後所爲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却將二姐與那崔寧。賸賸償命。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奸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是他

親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擡明鏡昭雪前冤說罷又哭
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卽着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
用刑拷訊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卽時問成死罪
奏過官裏待六十日限滿倒下聖旨來勘得靜山大
王謀財害命連累無辜准律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
斬加等決不待時原問官斷獄失情削職爲民崔寧
與陳氏枉死可憐有司訪其家諒行優恤王氏旣係
強徒威逼成親又能伸雪夫冤着將賊人家產一半
沒入官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劉大娘子當日往
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頭去祭獄亡夫并

小娘子及崔寧大哭一場將這一牛家私拾入尼姑
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薦亡魂盡老百年而絕
有詩爲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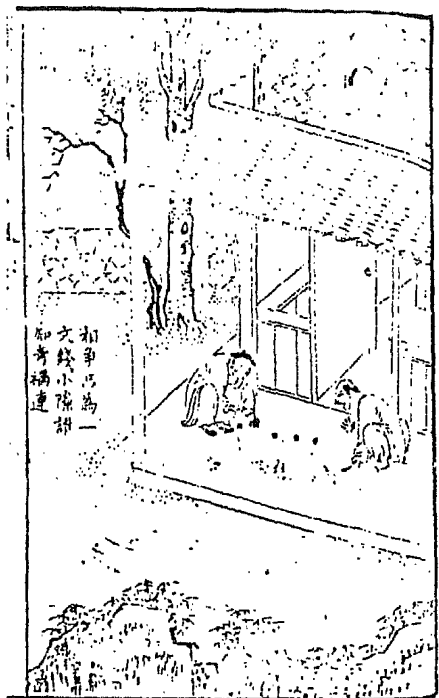
善惡無分總喪驅

只因戲語釀殃危

勸君出語須誠信

口舌從來是禍基

相爭只為一
文錢小隙計
知者禍連





諺說巧謀
妙自己
難成圈套
害他人

第三十四

一文錢小隙造奇寬

世上何人會此言

休將名利掛心田

等閒倒盡十分酒

遇興高歌一百篇

物外烟霞爲伴侶

壺中日月任嬋娟

他時功滿歸何處

直駕雲車入洞天

這入句詩乃回道人所作。那道人是誰？姓呂，名鼎，號洞賓。岳州河東人氏。大唐咸通中，應進士舉，遊長安酒肆，遇正陽子鍾離先生，點破了黃梁夢，知宦途不足戀，遂求度世之術。鍾離先生恐他立志未堅，十道

人今日
不願明日
二
代之人

試過知其可度。欲授以黃白秘方。使之點石成金。濟世利物。然後三千功滿。入百行圓。賢問道。所點之金。後來還有變異否。鍾離先生答道。直待三千年後。還歸本質。洞賓慨然不樂道。雖然。遂我一時之願。可惜候了三千年後。遇金之人。弟子不願受此方也。鍾離先生呵呵大笑道。汝有此好心。三千八百盡在於此。若向蒙苦竹真君分付道。汝遊人間。若遇兩口的人。便是你的弟子。遠遊天下。從沒見有兩口之人。今汝姓呂。卽其人也。遂傳以分合陰陽之妙。洞賓修煉丹成。發誓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肯上昇。從此混迹塵

途自稱爲回道人、回字也是二口、暗藏着呂字、嘗遊長沙、手持小小磁罐乞錢、向市上大言、我有長生不死之方、有人肯施錢滿罐、便以方授之、市人不信、爭以錢投罐、罐終不滿、衆皆駭然、忽有一僧人、推一車子、錢從市東來、戲對道人說、我這車子錢共有千貫、你罐裡能容之否、道人笑道、連車子也推得進、何況錢乎、那僧不以爲然、想着這罐子有多少大嘴、能容得車兒、明明是說謊、道人見其沉吟、便道、只怕你不肯布施、若道个肯字、不愁這車子不進我罐兒裡去、此時衆人聚觀者極多、一个个肉眼凡夫、誰人肯信、

西日... 都去攪擾那僧人。那僧人也道：「必無此事。」便道：「看你本事，我有何不肯？」道人便將罐子側着，將罐口向着車兒，尚離三步之遠，對僧人道：「你敢道三聲肯么？」僧人連叫三聲肯，每叫一聲肯，那車兒便近一步。到第三個肯字，那車兒却像罐內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滾入罐內去了。衆人一個眼花，不見了車兒。發聲喊齊道：「奇怪，奇怪！」都來張那罐口，只見裡面黑洞洞地。那僧人就有一不悅之意，問道：「你那道人是神仙，還是幻術？」道人只占八句道：

非神亦非仙

非術亦非幻

天地有終窮

桑田經幾變

此身非吾有

財又何足戀

苟不從吾遊

騎鯨騰汗漫

那僧人疑心是个妖術，欲同衆人執之送官。道人道：「你莫非懊悔，不捨得這車子錢財麼？我今還你就是。」遂索紙筆，寫一道符，投入罐內，喝聲出出。衆人千百隻眼睛看着罐口，並無動靜。道人說道：「這罐子貪財不肯送將出來，待貧道自去討來還你。」說聲未了，罐身望罐口一跳，如落在萬丈深潭，影兒也不見了。那僧人連呼道人出來，道人快出來。罐裡並不則聲。僧

佛世懷言 卷三
人大怒提起罐兒向地下一擲其罐打得粉碎也不見道人也不見車兒連先前衆人布施的散錢並無一個正不知那里去了只見有字帋一幅取來看時題得有詩四句道

尋真要識真

見真渾未悟

一笑再相逢

驅車東平路

衆人正在傳觀只見字跡漸滅須臾之間連這幅白紙也不見了衆人纔信是神仙一閃而散只有那僧人失脫了一車子錢財意氣沮喪忽想着詩中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之語汲汲回歸行到東平路上

更情
家惜

認得自家車兒車上錢物宛然分毫不動那道人在
於車傍舉手笑道相待久矣錢車可自收之又嘆道
出家之人尚且惜錢如此更有何人不愛錢者普天
下無一人可度可憐哉可痛哉言訖騰雲而去那僧
人驚呆了半晌去看那車輪上每邊各有一口字二
口成呂乃知呂洞賓也懊悔無及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

世間難得拾財人

方纔說呂洞賓的故事因爲那僧人舍不得這一車
子錢把个活神仙當箇世過有人論這三車子錢豈
是小事也怪那僧人不得世上還有一文錢也舍不

得的。依在下看來。舍得一車子錢。就從那舍得一文錢。這一念推廣上去。舍不得一文錢。就從那舍不得一車子錢。這一念笑計入來。不要把錢多錢少看做兩樣。如今聽在下說這一文錢小小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各宜警醒。懲念室慾。且休望超凡入道。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詩云。

不爭閒氣不貪錢

舍得錢時結得緣

除却錢財煩惱少

無煩無惱即神仙

話說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有景德鎮。是個馬頭去處。鎮上百姓都以燒造瓷器爲業。四方商賈都來載往。

蘇杭各處販賣儘有利息就中單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寓戶家一个做手渾家楊氏善能描畫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渾家描畫花草人物兩口俱不喫空住在一个冷巷裡儘可度日有餘那楊氏年三十六歲貌頗不醜也肯與人活動只爲老公利害只好背地裡偶一爲之却不敢明當做事所生一子名喚丘長兒年一十四歲資性愚魯尚未會做法只在家中走跳忽一日楊氏患肚疼思想椒湯喫把一文錢教長兒到市上買椒長兒拿了一文錢繞走出門剛剛遇着東間壁一般做磁胚劉三旺的兒子叫做再旺也

走出門來，那再旺年十三歲，比長兒到乖巧，平日喜的是擲錢耍子，怎的樣擲錢，也有入个六个，擲出或字或背，一色的請之，擲成也有七个，五个，擲去一背一字，問花兒去的，請之背間，再旺和長兒閒常有錢時，多曾在巷口一个空堦頭上耍過來，這一日巷中相遇，同走到常時耍錢去處，再旺又要和長兒耍子，長兒道：「我今日沒有錢在身邊。」再旺道：「你往那里去？」長兒道：「嫌肚疼，教我買椒泡湯喫。」再旺道：「你買椒一定，有錢。」長兒道：「只有得一文錢。」再旺道：「一文錢也好。」要，我也把一文與你賭个背字，兩背的便都贏去，兩

明賭近旁
對說和
和說亦明
衆山

字便輸一字一背不笑長兒道這文錢是要買椒的
倘或輸與你了把什麼去買再旺道不妨事你若贏
了是造化若输了時我借與你下次還我就是長兒
一時不老成就把這文錢撒在地上再旺在兜肚裡
也摸出一個錢丟下地來長兒的錢是個背再旺的
是個字這擲錢也有先後常規該是背的先擲長兒
撿起兩文錢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拍住曲一
曲腰叫聲背擲將下去果然兩背長兒贏了收起一
文雷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肚裡摸出一文錢來連
地下這文錢揀起一般樣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太擲

指指住，由一曲腰叫聲背撫將下去，却是兩個字，又是再旺輸了。長兒把兩個錢都收起，和自己這一文錢共是三個。長兒贏得順溜動了，賭興問再旺還有錢麼？再旺道：錢儘有，只怕你没造化，贏得當下俸手。在兜肚裡摸出十來個淨錢，捻在手裡，噴噴誇道：好錢好錢。問長兒還敢撫麼？又丟下一文來。長兒又撫了兩背，第四次再旺撫，又是兩字，一連撫了十來次，都是長兒贏了，共得了十二文，分明是掘藏一般。喜得長兒笑容滿面，拿了錢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攔住道：你贏了我許多錢，走那里去？長兒道：讓肚疼。

等椒湯喫我去去開時再來再旺道我還有錢在腰
裡你贏得時都送你長兒只是要去再旺癸起喉急
來便道你若不肯擲時還了我的錢便罷你把一文
錢來騙了我許多錢如何就去長兒道我是擲得有
采須不是白奪你的再旺索性把兜肚褲錢盡數取
出約莫有二三十文做一垛兒堆在地下道待我輸
盡了這些錢便放你走長兒是小厮家眼孔淺見了
這錢不覺貪心又起況且再旺抵死難住只得又擲
誰知風無常順兵無常勝這番采頭人輸到再旺了
照前擲了一二十次雖則中間互有勝負却是再旺

贏得多，到結末來，這十二文錢依舊被他復去。長兒
剛剛原剩得一文錢，自古道：賭以氣勝。初賽長兒，顯
贏了一兩文，膽就壯了。偶然有些采頭，就連贏幾次。
到第二番，又顯時，不是他心中所願，況且着了个貪
心，手下就覺有些矜持。到一連顯輸了幾文，去一个
舍不得一个，又添了个吝字。氣便索然，怎當再旺一
股憤氣，又且稍贏，膽壯自然，贏了大凡人富的好過
貧的好過。只有先富後貧的最是難過。據長兒一文
錢起手時，贏得一二文，也是勾了。一連得了十二文，
找一拿頭，捨不住，就似白手成家，何等歡喜。把這錢

不看做債來之物就認作自己東西重複輸去好不
氣悶痴心還想再像初次贏將轉來就是輸了他原
許下借我的有何不可這一交合該長兒顛了恐不
住按定心坎再復一擲又是二字心裡着忙就去搶
那錢手去遲些先被再旺搶到手中都裝入兜肚裡
去了長兒道我只有這文錢要買椒的你原說過贏
時借我怎的都收去了再旺怪長兒先前贏了他十
二文錢就要走今豈正好出氣君子報警直待三年
小人報警只在眼前怎麼還肯把這文錢借他把長
兒雙手攤開故意的一跳一舞跑入巷去了急得長

兒且哭且叫也回身進巷扯住再旺要錢兩個扭做
一堆廝打

孫臏圖智誰爲勝

楚漢爭鋒那個強

却說楊氏專等椒來泡湯喫望了多時不見長兒回
來覺得肚疼定了走出門來張看只見長兒和再旺
扭住廝打罵道小殺才教你買椒不買到在此尋鬧
還不撒開兩個小廝聽得罵都放了手再旺就閃在
一邊楊氏問長兒買的椒在那里長兒含着眼淚回
道那買椒的一文錢被再旺奪去了再旺道他與我
蘇錢輸與我的楊氏只該罵自己兒子不該罵錢不

該慳別人，況且一文錢所值幾何？既輸了去，只索罷休。單因楊氏一時不明，惹出一場大禍，展轉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正是：

事不三思終有悔

人能百忍自無憂

楊氏因等候長兒不來，一肚子惡氣，正沒出豁，聽說贏了他兒子的一文錢，便罵道：「天殺的野賊種，要錢時，何不教你孃趁漢，却來騙我家小廝錢？」口裡一頭說，一頭便扯再旺來打，恰正抓住了兜肚，蹙下兩個栗暴，那小廝打急了，把身子負命掙，却掙斷了兜肚，帶子落下地來，索郎一聲響，兜肚子裡面的錢撒

做一地。楊氏道：「這我那一文便了。」長兒得了孃的
口氣，就勢搶了一把錢，奔進自屋裡去。再旺就叫起
屈來。楊氏趕進屋裡，喝教長兒還了他錢。長兒被孃
逼下道，把錢望着街上一撒。再旺一頭哭，一頭罵，一
頭檢錢。檢起時，少了六七文錢。情知是長兒藏下，開
着門，只顧罵楊氏道：「也不見這天殺的野賊種，恁地
撒潑。」把大門關上，走進去了。再旺敲了一回門，又罵
了一回，哭到自屋裡去。母親孫大娘正在竈下燒火，
問其緣故。再旺哭訴道：「長兒搶了我的錢，他的錢不
說，也不是到罵我天殺的野賊種，要錢將何不教你

嫌趙漢孫大嫌不聽時萬事全休一聽了這句不入
耳的言語不覺

怒從心上起

惡向磨邊生

原來孫大嫌最痛兒子極是護短又兼性暴能言快
語是个攬事的女都頭若相罵起來一連罵十來日
也不口乾有名叫做綽板婆他與丘家只隔得三四
個間壁居住也曉得楊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
病只爲從無口面不好發揮出來一聞再旺之語太
陽裡爆出火來立在街頭罵道狗漢婦狗漢婦自己
瞞着老公趙漢子我不管你罷了到來謗別人老嫌

人便看不像，却替老公爭氣。前門不進，師姑後門不進，和尚拳頭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馬，過不像你。那狗淫婦人硬貨不硬，表壯裏不壯，作成老公帶了綠帽兒，羞也不羞，還虧你老羞臉在街坊上罵人，便臊賤時，也不是恁般做作。我家小廝年小，連頭帶腦也還不勾，與你補空，你休得纏他。臊發時還去弄那舊漢子，是多尋幾遭，多養了幾，個野賊種，大起來好做賊。一聲潑婦，一聲淫婦，罵一個路絕人，稀楊氏怕老公，不敢攬事，又沒處出氣，只得罵長兒道：都是你。那小廝教的不學好，引這長古婦開口，罵過水柴把。

是但少細
正亦

長兒劈頭就打打得長兒頭破血流豪淘大哭丘乙
大正從窗上回來聽得孫大娘叫罵側耳多時一句
句都聽在肚裡想道是那家婆娘不秀氣替老公粧
幌子惹這綽板婆叫罵及至回家見長兒啼哭問起
緣繇到是自家家裡招攬的是非丘乙大是個硬漢
怕人耻笑聲也不噴氣忿忿地坐下遠遠的聽得罵
聲不絕直到黃昏後方纔住口丘乙大哭了幾碗酒
等到夜深人靜叫老婆來盤問道你這賤人瞞着我
幹得好事處的許多漢子姓甚名誰好好招將出來
我自主尋他說話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聽得這句

話分明似半空中響一個霹靂戰兢兢還敢開口丘
乙大道潑賤婦你有本事偷漢子如何沒本事說出
來若要不知除非莫爲瞞得老公瞞不得隣里今日
教我如何做人你快快說來也得我心下明白楊氏
道沒有這事教我說誰來丘乙大道真個沒有楊氏
道沒有丘乙大道既不是沒有時他們如何說你你如
何憑他說不則一聲顯是心虛口軟應他不得若是
真個沒有是他們作說你時你今夜爭死在他門上
方表你清白也出脫了我的醜名明日我好與他講
話那婆娘怎肯走動流下淚來被丘乙大三兩個兒

掌搜出大門把一條麻索丟與他叫道快死快死不死便是慈漢子了說罷關上門兒進來長兒要來開門被乙大一顿栗暴打得哭了一場睡去了乙大有了幾分酒意也自睡了單撇楊氏在門外好苦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干不是萬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却死別無良策自悲自怨了多時恐怕天明慌慌張張的取了麻索去認那劉三旺的門首也是將死之人失魂顛智劉家本在東間壁第三家却錯走到西邊去走過了五六家到第七家見門面與劉家用像忙忙的把幾塊亂磚擡腳搭上麻索于檐下緊頸自盡

可憐伶俐婦人只爲一文錢斷氣喪了性命正是

地下新添惡死鬼 人間不見畫花人

却說西隣第七家是个打鐵的匠人門首這匠人渾
名叫做白鐵每夜四更便起來打鐵偶然開了大門
撒溺忽然一陣冷風吹得毛骨竦然定睛看時喫了
一驚

不是魂礪塲中魃老 也像鞦韆架上佳人

簷下掛着一件物事不知是那里來的好不怕人猶
恐是眼花轉身進屋點个亮來一照原來是新縫的
婦人頭戴鳳冠眼見得真不活了伏侍不去想是官道

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見却不是一場飛來橫禍辦不清的官司思量一計將他移在別處與我便無干了。就着驚恐上前去解這麻索那白鐵本來有些蠻力輕輕的便取下掛來背出正街心慌意急不暇致祿向一索門裏撒下頭也不回竟自歸家兀自連打幾個寒噤鐵也不敢打了復上床去睡臥不在話下。且說丘乙大黑蚤起來開門打聽老婆消息走到劉三旺門前並無動靜直走到巷口也沒些踪影又回來坐地尋思莫不是這賊婦逃走他方去了又想他出門稀少又是黑暗裡如何行動又想道他若不死時

麻索必然還在再到門前看時地下不見了麻繩定是死在劉家門首被他知覺藏過了尸首與我白賴又想劉三旺昨晚不同只有那緯板裏和那小厮在家那有力量搬運又想道虫蟻也有幾隻脚兒豈有人無幫助且等他開門出來看他什麼光景見貌辨色可知就裡等到劉家開門再旺出來把錢去市心裡買饅饅點心並不見有一些些驚慌之意丘乙大心中委決不下又到街前街後閒蕩打探一回並無影響回來看見長兒還睡在床上打鼾不覺怒起掀開被褥上日五下打鼾這小厮睡裏面竟敢起來丘

乙道：「娘也被劉家逼死了，你不去討命，還只管睡這句話，分明丘乙大教長兒去惹事，看風色。」長兒聽說，纔死了，便哭起來，忙忙的穿了衣服，帶着哭，一逕直趕到劉三旺門首，大罵道：「狗娼根，狗淫婦，還我娘來。」那綽板婆孫大娘見長兒罵上門，如何耐得，急趕出來，罵道：「千人射的野賊種，敢上門欺負老娘麼？」便揪着長兒頭髮，却待要打，見丘乙大過來，就放了手。這小厮滿街亂跳，亂舞，帶哭帶罵，討娘。丘乙大也耐不住，也罵起來。綽板婆怎肯相讓，旁邊鑽出個再旺來，相幫兩下乾罵一場。鄰里勸開，丘乙大教長兒看守。

家裡自去街上央人寫了狀詞趕到浮梁縣告劉三旺和妻孫氏人命事情大尹准了狀詞差人拘拿原告和隣里干証到官審問原告綽板婆孫氏平昔口嘴不好極是要冲撞人隣里都不歡喜因此說話中間未免偏向丘乙大幾分把相罵的事情增添得重大了隱隱的將這人命射實在綽板婆身上這大尹見衆人說話相同信以爲實錯認劉三旺將尸藏匿在家希圖脫罪差人搜檢連地也翻了轉來只是搜尋不出故此難以定罪且不用刑將綽板婆拘禁差人押劉三旺尋訪楊氏下落丘乙大討保在外

場官司好難結哩有分教

綽板婆消停口舌

磁器匠擔誤生涯

這事且閣過不題再說白鐵將那尸首却撒在一個開酒店的人家門首那店主人王公年紀六十餘歲有個媽媽靠着賣酒過日是夜睡至五更只聽得叩門之聲醒時又不聽得剛剛合眼却又聞得開門聲叩響心中驚異披衣而起即喚小二起來開門觀看只見街頭上不橫不直攬着這件物事王公還道是個醉漢對小二道你仔細看一看還是遠方人是近處人若是左近鄰里可叩他家起來扶了去小二依

言俯身下去認看因背了星光看不仔細見頸邊拖着麻繩却認做一條馬鞭便道不是近邊人想是個馬夫王公道你怎麼曉得他是个馬夫小二道見他身邊有根馬鞭故此知得王公道既不是近處人由他罷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俾手去拾時却拿不起只道壓在身底下儘力一扯卻只首直豎起來把小二嚇了一跳叫道阿呀連忙放手那尸撲的倒下去了連王公也喫一驚問道這怎麼說小二道只道是根鞭兒要拿他的不想却是縊死的人頸下扣的龍子王公聽說慌了手腳欲待叫破地方又怕這夜

頭官司惹在身上，不報地方這事。洗身不清便
與小二商議，小二道：「不打緊，只教他離了我這裏，就
沒事了。」王公道：「說得有理。」還是拿到那里去。好小二
道：「撒他在河裡罷。」當下二人動手，直搵到河下遠遠
望見岸上有人打着燈籠走來，恐怕被他撞見，不覺
三、七、二十一撒在河邊，奔回家去了。不在話下。且說
岸上打燈籠來的是誰？那人乃是本鎮一个大戶，叫
做朱常，為人奸詐百出，變詐多端，是个好打官司的。
王兒因與隔縣一个姓趙的人家爭田，這一疊要到
田頭去割稻，同着十來个家人，拿了許多扁擔、挑索子，

鎮刀正來下缸。那提燈的在甬走下岸來。只見一人橫倒在河邊。也認做是个醉漢。便道：「這該死的貪這樣膿血。若再一个翻身。却不滾在河裡。送了性命。」內中一个家人。叫做卜才。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幫手。他只因這醉漢身邊有些錢鈔。就蹲倒身。伸手去摸他。被下却水一般冷。嚇得縮手不迭。便道：「兀來死的了。朱常聽說是死人。心下頓生不良之念。忙叫不要嚷。把燈來照看。是老的。是少的。衆人在燈下仔細打一認。却是个縊死的婦人。朱常道：「你們把他頸裡繩子夾得掉了。扯下頸裡去。裁好衆人道：『老妻這婦人』」

正不知是甚人謀死的我們如何却到去招攬是非
朱常道你莫管我自有用處衆人只得依他解去麻
繩叫起看缸的扛上缸藏在梢裡將平基蓋好朱常
道卜才你回去媳婦子叫五六个來卜才道這二三
十亂稻勾什麼砍要這許多人去做甚朱常道你只
管叫來我自有用處卜才不知是甚意見即便提燈
回去不一時叫到坐了一缸解纜開缸兩人蕩槳離
了鎮上衆人問道老爹載這東西去有甚用處朱常
道如今去割稻趙家定來攔阻少不得有一場相打
到告狀結殺如今天賜這東西與我豈不省了打官

司還有許多妙處衆人道老爹怎見省了打官司又
有妙處朱常道有了這尸首時只消如此如此這般
這般却不省了打官司你們也有些財采他若不見
依弄到當官定然我們占个上風可不好麼衆人都
喜這果然妙計小人們怎省得正是

算定機謀轉自己

安排圈套害他人

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曉得什麼利害聽見家主說
得都有財采當做囊中取寶手到擒來的事樂極不
已不得趙家的人這時就到缸邊來廝鬧便好銀子
心急發狠罵起衆來這缸沿像生了七八个趙勝一

般頃刻就飛到了。此時天色漸明，朱常教把舡歇在空濶無人居住之處，離田中尚有一箭之路。衆人都上了岸，尋出一條一股連一股斷的爛草繩，將舡纜任一棵草根上止，畱一人坐在舡上看守。衆男女都下田，碎稻米常遠遠的站在岸上打探消耗。元來這地方叫做鯉魚橋，離景德鎮止有十里多遠。再過去里許，又喚做太白村，乃南直隸徽州府婺源縣所管。因是兩省交界之處，人民錯壤而居，與朱常爭田這人名喚趙完，也是個大富之家，原是浮梁縣人戶，却在婺源縣地方，兩縣俱置得有田產，那爭的田止

得三十餘畝，乃趙完族兄趙字的，先把來抵借了朱常銀子，却又賣與趙完，恐怕出醜，就攬來佃種。兩邊影射了三四年，不想近日身死，故此兩家相爭。這稻子還是趙寧所種，說話的這田在趙完屋腳跟頭，如何不先碎了，却畱與朱常來割？看官有所不知，那趙完也是个強橫之徒，看得自己大了道，這田是明中正契買族兄的，又在他的左近，朱常又是隔省人戶，料必不敢來碎稻，所以放心托膽。那知朱常又是個專在虎頭上做窠，要喫不怕死的魍魎，竟來放對。正在田中砍稻，登有人報知趙完，趙完道：「這厮真是！」

了大虫的心，豹子的膽，敢來我這裏掠，想是來送死麼？兒子趙壽道：「爹自古道來者不懼，懼者不來，也莫輕覷了他。」趙完問報人：「道他們共有多少人？」在此答道：「十來个男子，六七个婦人。」趙完道：「既如此，教婦人去，男對男，女對女，都拿回來，敲斷他的孤拐，連舡都拔他上岸。」那時方見我的手段，即便喚起二十多人，十來个婦人，一个个蟲腳大手，裸臂揸拳，如疾風驟雨而來。趙完父子隨後來看，且說衆人遠遠的望着田中，便喊道：「偷稻的賊，不要走。」朱常家人媳婦看見趙家有人來了，連忙住手，望河邊便跑，到得

岸傍朱常連叫快脫衣服衆人一齊卸下，堆做一處。叫一個婦人看守，覆身轉來，叫道：「你來你來，若打輪與你，不爲好漢。」趙完家有個雇工人，叫做田牛兒，自恃有些氣力，搶先飛奔向前。朱家人見他勢頭來得勇猛，兩邊一閃，讓他沖將過來，纔讓他沖進時，男子婦人一變轉來，圍住田牛兒，叫聲來得好，提起升籠般拳頭，揀着個精壯村夫面上，一拳打去，只指望先打倒了一個硬的，其餘便如催枯拉朽了。誰知那人却也來得，拿到面上，時將頭畧偏一偏，這拳便打個空，剛落下來，就懸手牽羊，把拳畱住。田牛兒忒兒不

得急起左拳來打手尚未起又被一人接住兩邊扯開田牛兒便施展不得朱家人也不打他推的推拉的扯到像人擡入棹一般脚不點地竟拿上船那爛草繩繫在草根上有甚勛骨初踏上船就斷了船上人已預先將篙攔住衆人將田牛兒納在艙中亂打趙家後邊的人見田牛兒捉上舡去蜂擁趕上船搶人朱家婦女都四散走開放他上去說時遲那時快攔篙的人一等趙家男子婦人上齊舡時急掉轉篙望岸上用力一點那舡如箭一般向河心中直蕩開去人衆舡輕三四幌便翻轉轉來兩家男女四十多

人盡都落水。這些婦人各自掙扎上岸。男子就在水
中相打。縱橫攪亂。激得水濺起來。恰如驟雨相似。把
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只叫莫打。有話上岸來說。
正打之間。卜才就人亂中。把那縊水婦人尸首直搜
過去。便喊起來道。地方救護。趙家打死我家人了。朱
常同那六七个婦人在岸邊接應。一齊喊叫。其聲震
天動地。趙家的婦人正絞摘濕衣。聽得打死了人。帶
水而逃。水裡的人一个个嚇得膽戰心驚。正不知是
那個打死的。巴不能擺脫逃走。被朱家人乘勢追打
喫了老大的虧。掙上了岸。落荒逃奔。此時只恨父母

少生了兩隻脚兒，朱家人欲要追趕，朱常止住道：「如今不是相打的事了，且把尸首收拾起來，擡放他家屋裡了，再處。」衆人把尸首拖到岸上，下才認做妻子，假意啼啼哭哭。朱常又教撈起舡上篙槳之類寄頓佃戶人家，又對看的人道：「列位地方鄰里，都是親眼看見活打死的，須不是誣陷。」趙完倘到官司時，少不得要相煩做個證見，但求實說罷了。這幾句，乃朱常引人來，楚攬處和的話。此時內中若有个有力量的出來擔當，不教朱常把尸首擡去趙家說和這事，也不見得後來害許多人的性命。只因趙完父子平日

是个難說話的，恐怕說而不聽，反是一场沒趣。況又不曉得朱常心中是甚麼个意見，故此並無一人招攬。朱常見無人招架，教衆人穿起衣服，把尸首用蘆蓆捲了，將繩索絡好，四人扛着，望趙完家來。看的人隨後跟來，觀看兩家怎地結局。

銅盆撞子鐵掃帚

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趙完父子隨後走來，遠望着自家人追趕朱家的人，心中歡喜，漸漸至近，只見婦女家人渾身似水，都像落湯雞一般，四散奔走。趙完驚訝道：「我家人多，如何反被他都打下水去？」急那步上前，衆人看見，亂

喊道阿爹不好了，快回去罷。趙壽道：你們怎地恁般
没用，都被打得這模樣。衆人道：打是小事，只是他家
死了人，却怎處。趙完聽見死了個人，嚇得就酥了半
邊。兩隻腳就像釘了，半步也行不動。趙壽與田牛兒
兩邊挾着胳膊而行，扶至家中坐下。半晌方纔開言
問道：如何就打死了人。衆人把相打翻缸之事細說
一遍。又道：我們也沒有打婦人，不知怎地死了。想是
淹死的。趙完心中沒了主意，只叫：這事怎好。那時合
家老幼都叢在一堆，人人心中下驚慌。正說之間，人進
來報朱家把尸首擡來了。趙完又喫這一嚇，恰像打

坐的禪和子急得身色一毫不動自古道物極則反人急計生趙壽忽地轉起一念便道爹莫慌我自有一對付他的計較在此便對衆人道你們都向外邊閃過讓他們進來之後聽我鳴鑼爲號畱幾個緊守門口其餘都趕進來拿人莫教走了一个解到官司見許多人白日搶劫這人命自然從輕衆人得了言語一齊轉身趙完恐又打壞了人分付只要拿人不許打人衆人應允一陣風出去趙壽止畱下一个心腹義孫趙一朗道你且在此又把婦女妻小打發進去分付不要出來趙完對兒子道誰則告他白日打搶

終是人命爲重，只怕抵常不過。趙壽走到耳根前，低
低道：「如今只消如此這般。」趙完聽了大喜，不覺身子
就健旺起來。乃道：「事不宜遲，快些停當。」趙壽先把各
處門戶閉好，然後尋了一把斧頭，一個棒槌，兩扇板
門都已完備。方教趙一郎到厨下，叫出一個老兒來。
那老兒名喚丁文，約有六十多歲，原是趙完的表兄。
因有了個懶黃病，喫得做不得，却又無男無女，捱在
趙完家燒火，博口飯喫。當下那老兒不知頭腦，走近
前問道：「兄弟有甚話？」趙完還未答應，趙壽閃過來，提
起棒槌，看正太陽，便是一下。那老兒只叫得聲「阿呀」

翻身跌倒趙壽趕上又復一下登時了帳當下趙壽
動手時以爲無人看見不想田牛兒的姨田婆就住在
趙完宅後聽見打死了人恐是兒子打的心中着急
要尋來問个仔細從後邊走出正撞着趙壽行兇
嚇得蹲倒在地便立不起身口中念聲阿彌陀佛肯
天白日怎做這事趙完聽得回頭看了一看把眼向
兒子一頓趙壽會意急趕近前照頂門一杵槌打倒
腦漿鮮血一齊噴出還怕不死又向肋上三四槌眼
見得不能勾活了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了兩條
性命正是

耐心終有益

任意定生災

且說趙一郎起初喚丁老兒時，不道趙壽懷此惡念，
驀見他行兇，驚得直縮到一壁角邊去。丁老兒剛剛
完事，接脚又撞個田婆來，湊成一對。他恐怕這第三
棒槌輪到頭上，心下着忙，欲待要走，這脚上却纏着
千百斤石頭壓住，那里移得動分毫。正在慌張，只見
趙完叫道：「一郎快來幫一幫。」趙一郎聽見叫他相幫，
方纔放下肚腹，掙扎得動，向前幫趙壽拖這兩個尸
首，放在廳堂背後，尋兩扇板門壓好，將遮堂都起浮
了。寡曰：「又分付趙一郎道：你切不可洩漏待事，平下。」

把家私分一股與你受用。趙一郎道：小人靠阿爹洪福過日的，怎敢洩漏。剛剛准備停當，外面人聲鼎沸。朱家人已到了。趙完三人退入側邊一間屋裡，掩上門兒，張看且說。朱常引家人媳婦扛着尸首，赶到趙家，一路打將進去。直到堂中，見四面門戶緊閉，並無一個人影。朱常教把尸首居中停下，打到裡邊去。拿趙完這老亡人出來，鎖在死尸脚上。衆人一齊動手，消幾下，一扇扇都倒下去。尸首上又壓上一條衆人只顧向前，那知下面有物，趙壽見打下，連堂把緊，

起外邊人聽見發聲喊搶將入來朱常聽得篩鑼只道有人來搶尸首急掣身出來衆人已至堂中兩下你揪我扯攪做一團滾做一塊裡邊趙完三人大喊田牛兒你母親都被打死了不要放走了人田牛兒聽見急奔來問我母親如何却在這裡趙完道他剛同丁老官走來問我遞堂打下壓死在內我急走得快方逃得性命若遲一步兒這時也不知怎地了田牛兒與趙一郎將遮堂搬開露出兩個尸首田牛兒看孃時頭已打開腦漿鮮血滿地放聲大哭朱常聽見還只道是假的急抽身一望果然有兩個尸首着

忙往外就跑。這些家人媳婦見家主走了，各要攔脫逃走。一路揪扭打將出來，那知門口有人把住，一個也走不脫，都被拿住。趙完只叫莫打壞了人，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喫虧。趙壽取出鏈子繩索，男子婦女鎖做一堂。田牛兒痛哭了一回，心中忿怒，跳起身道：「我把朱常這狗亡人，照依母親打死罷了。」趙完攔住道：「不可，不可。如今自有官法治了，你打他做甚？」教衆人扯過一邊。此時已關動遠近村坊，地方鄰里無有不到趙家觀看。趙完畱到後邊，備起酒飯，款待衆人。具个白晝劫殺公呈，那些人都走。趙完的親戚，因

戶雇工人等誰敢不依。趙完連夜裝起四五隻農船，載了地隣干証人等，把兩隻將朱常一家人鎖縛在船裡，行了一夜。方到婺源縣中，候大尹蚤衙升堂。地方人等先將呈子具上。這大尹展開觀看，一過問了備細，卽差人押着地方并尸親趙完、田牛兒、卜才前去，將三個尸首盛殮了，弔來相驗。朱常一家人都發在舖裡羈候。那時朱常家中自有個戶報知，兒子朱太星夜趕來看覷，自不必說。有句俗語道得好：官無三日急。那尸棺便弔到了。這大尹如何就有工夫去相驗，隔了半個多月，方纔出牒着地方備辦登塲法。

物舖中取出朱常一千人，都到尸場上，件件人逐一
看報道。丁文太陽有傷，周圍二寸有餘，骨頭粉碎。田
婆腦門打開，腦髓漏盡，右肋骨踢折三根。二人實係
打死。卜才妻子頸下有縊死繩痕，遍身別無傷損。此
係縊死，是實。大尹見眾心中駭異，道據這呈子上，稱
說舡翻落水身死，如何却是縊死的？朱常就稟道：爺
爺眾耳衆目所見，如何却是縊死的？這明明件件人
得了趙完銀子，妄報老爺。大尹恐怕趙完將別个尸
首顛換了，便喚卜才，你去認這尸首，正是你妻子的
麼？卜才上前一認，回覆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是

昨日登時死的卜才道是大尹問了詳細自走下來
把三个尸首逐一親驗件件人所報不差暗稱奇怪
分付把棺木蓋上封好帶到縣裡來審大尹在轎上
一路思想心下明白回縣坐下發衆犯都跪在儀門
外單喚朱常上去道朱常你不但打死趙家二命連
這婦人也是你謀死的須從實招來朱常道這是家
人卜才的妻子余氏實被趙完打下水死的地方上
人都是見的如何反是小人謀死爺爺若不信只問
卜才便見明白大尹喝道胡說這卜才乃你一路之
人我豈不曉得敢在我面前支吾夾起來衆皂隸一

齊答應上前把朱常鞋襪去了，套上夾棍便喊起來。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雖然好打官司，從不曾受此痛苦，只得一一吐實。這尸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大尹錄了口詞，叫跪在冊墀下，又喚卜才進來問道：「死的婦人果是你妻子麼？」卜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既是你妻子，如何把他謀死了？」詐告趙完。卜才道：「爺爺昨日趙完打下水身死，地方上人都看見的。」大尹把氣拍在卓上一連七八拍，大喝道：「你這誣死的奴才，這是誰家的婦人？你冒認做妻子，詐害別人。你家主已招解是你把他謀死，還敢巧辯快。」

夾起來。卜才見大尹像道士打靈牌一般，把氣拍一
片聲亂拍亂喊，將魂魄都驚落了。又聽見家主已招
只得稟道：「這都是家主教小人認作妻子，並不干小
人之事。」大尹道：「你一一從實細說。」卜才將下鄉遇見
尸首，定計詐趙完前後事細說一遍。與朱常無二。大
尹已知是實，又問道：「這婦人雖不是你謀死，也不該
目認爲妻，詐害平人。」那丁文田婆却是你與家主打
死的，這須沒得說。」卜才道：「爺爺其實不曾打死，就夾
死小人也招的。」大尹也教跪下丹墀，又喚趙完并
地方來問，都執朱常扛尸到家，衆勢打死。大尹因朱

常造謀詐害趙完事實連這人命也疑心是真又把朱常夾起來朱常熬刑不起只得屈招大尹將朱常卜才各打四十擬成斬罪下在死囚牢裡其餘十人各打二十板三个充軍七个徒罪亦各下監六个婦人都是杖罪發回原籍其田斷歸趙完代趙寧還原借朱常銀兩又行文關會浮梁縣查究婦人尸首來歷那朱常初念只要把那尸首做个媒兒趙完怕打人命官司必定央人兜收私處這三十多畝田不消說起歸他還要紮詐一注大錢故此用這一片心機

誰知數變趙寧做山後天理真來對付反中了他計

當下來到牢裡，不勝懊惱，想道：「這蚤若不遇這尸首，也不見得到這地位，正是。」

蚤知更有強中手

却悔當初枉用心

不常料道此處定難翻案，叫兒子分付道：「我想三個尸棺，必是釘稀板薄，交了春氣，自然腐爛。你今先去會了該房，捺住關會文書，回去教婦女們莫要洩漏。這縊死尸首消息，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捱至來年四五月間，然後催關去審。那時爛沒了，縊死繩痕好與他白賴一事，虛了事事，皆虛，不愁這死罪不脫。」朱太依着父親前去行事，不在話下。却說景德鎮賣

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幫搬了尸首指望王公些東西
過了兩三日却不見說起小二在口內野啣王公也
不在其意又過了幾日小二不見動靜心中焦躁忍
耐不住當面明明說道阿公前夜那話兒虧我把去
出脫了還好若沒我時到天明地方報知官司差人
出來相驗饒你硬掙不使酒錢也使茶錢就掙上十
來擔涎吐只怕還不得乾淨哩如今省了你許多錢
鈔怎麼竟不說起謝我大凡小人度量極窄眼孔最
淺偶然替人做件事兒微倖得効便道是天大功勞
就來茶利那人責他厚報稍不遂意便把這事翻局

來害。往往人家用錯了人，反受其累。譬如小二，不過一時用得些氣力，便想要王公的銀子。那王公若是不知事的，不拘多寡與他些，也就罷了。誰知王公又是舍不得一文錢的，怪吝老兒，說着要他的錢，恰像割他身上的肉，就面紅頸赤起來了。當下王公見小二要他銀子，便發怒道：「你這人忒沒理，喫黑飯護漆柱，喫了我家的飯，得了我的工錢，便是這些小事，畧走得幾步，如何就要我錢？」小二見他發怒，也就嚷道：「噯呀，就不把我也是小事，何消得喉急，用得我着方，喫得你的飯，賺得你的錢，須不是白把我用的，還有

一句話得了你工錢，只做得生活原，不會說替你搜死尸的。王婆便走過來道：「你這蠻子，真個恁想自古道：『茄子也讓三分老，怎麼一個老人家全沒些尊卑，一般樣與他爭嚷。』」小二道：「阿婆，我出了力，不把銀子與我，反發喉急，怎不要嚷？」王公道：「什麼是我謀死的？要詐我錢。」小二道：「雖不是你謀死，便是捏自移尸，也須有個罪名。」王公道：「你到去首了我來。」小二道：「要我首也不難，只怕你當不起這大門戶。」王公趕上前道：「你去首，我不怕。」望外劈頸就搜，那小二不曾提防，捉脚不定，翻筋斗直跌出門外，磕碎了腦後餅，直直送。

小二跌毒了，罵道：「老亡人虧了我，反打麼？」就地下拾起一塊磚來，望王公擲去。誰知數合，當然這磚不歪不斜，恰恰正中王公太陽，一交跌倒，再不則聲。王婆急上前扶時，只見口開眼定，氣絕身亡。跌脚叫苦，便哭起天來。只因這一文錢上，又送一條性命。

摠爲惜財喪命 方知財命相連

小二見王公死了，爬起來就跑。王婆喊叫隣里趕上，拿轉鎖在王公脚上，問王婆因甚事起。王婆一頭哭，一頭將前情說出。又道：「煩列位與老身做主，則个衆人道：『這厮元來恁地可惡！』」先教他喫些痛苦，然後解

官三四个鄰里走上前一頓拳頭腳尖打得半死方纔住手教王婆關閉門戶同到縣中告狀此時紛紛傳說遠近人都來觀看且說丘乙大正訪問妻子尸首不着官司難結心中氣悶這一日聞得小二打死王公的根籙想道這婦人尸首莫不就是我妻子麼急走來問見王婆正鎖門要去告狀丘乙大上前問了詳細計筭日子正是他妻子出門這夜便道怪道我家妻子尸首當朝就不見踪影元來却是你們撒掉了如今有了實據綽板婆却白賴不過了我同你

門見官去告下一千人牽了小二直列縣前大早大

尹升堂解將進士地方將前後事細稟大尹又喚王婆問了備細小二料道情真難脫不待用刑從實招承打了三十問成死罪下在獄中丘乙大稟說妻子被劉三旺謀死正是此日這尸首一定是他掀下的證見已確要求審結此時婺源縣知會文書未到大尹因沒有尸首終無實據原發落出去尋覓再說小二初時已被剗里打傷那頓板子又十分利害到了獄中沒有使用又遭一頓拳腳三日之間血崩身死爲這一文錢起又送一條性命

只因貪白銀

番自喪黃泉

且說丘乙大從縣中回家，正打白鐵門首經過，只聽得裡邊叫天叫地的啼哭。元來白鐵自那夜擔着驚恐出脫這尸首，冒了風寒，回家上得床，就發起寒熱，病了十來日，方纔斷命。所以老婆啼哭，眼見爲這一文錢，又送一條性命。

化爲陰府驚心鬼

失却陽間打鐵人

丘乙大問知白鐵已死，嘆口氣道：「恁般一个好漢，只得幾日，却又了帳，可見世人真是沒根的。」走到家裡，單單止有這一个小廝，鬼一般縮在半邊，要口熱水也不能勾，看了那樣光景，方纔悔前日過勸老婆做了。

這措批事如今又弄得不魁不魁心下煩惱連生意也不去做終日東尋西覓並無尸首下落看看捱過幾年又早五月中旬那時朱常兒子朱太已在按院告准狀詞批在浮梁縣審問行文到婺源縣關提人犯尸棺起初朱太還不上緊到了五月間料得尸首已是腐爛大大送个東道與婺源縣訪房起文關解那趙完父子因婺源縣已經問結自道沒事毫無畏懼抱卷赴理兩縣解子領了一千人犯三具尸棺直至浮梁縣當堂投遞大尹將人犯羈禁尸棺發置官壇候檢打發婺源回文自不必說不則一日大尹吊

出衆犯前去相驗。那朱太合衙門通買囑了要勝趙完。大尹到尸場上坐下。趙完將浮梁縣案卷呈上。大尹看了。對朱常道。你借屍紮詐打死二命。事已問結。如何又告。朱常稟道。爺爺趙完打余氏落水身亡。衆目共見。却買囑了地鄰作妄報是殺死的那丁文田婆。自己情誑謀害抵飾。硬誣小人打死。且不要論別件。但據小人主僕俱被拿住。趙完是何等勢力。却容小人打死二命。況死的俱年七十多歲。難道恁地不知利害。只揀垂死之人來打。爺爺推詳這上就見明白。大尹道。既如此。當時怎就招承。朱常道。那趙完

衙門情熟用極刑拷逼若不屈招性命已不到今日了。趙完也稟道朱常當日倚仗假尸逢着的便打圍家躲避那丁文田婆年老奔走不及故此遭了毒手。假尸縊死繩痕是葵源縣大爺親驗過的豈是作作妄報。如今日久腐爛巧言誑騙爺爺希圖漏網反陷但求細看招卷曲直立見大尹道這也難憑你說卽教開棺檢驗天下有這等作怪的事只道尸首經了許多時已腐爛盡了誰知都一毫不變宛然如生。那楊氏頸下這條繩痕轉覺顯明倒教件作人沒做理會你道爲何他已得了朱常錢財若尸首爛壞了好

從中作弊要出脫朱常反坐趙完如今傷痕見在若
虛報了恐大尹還夢親驗實報了如何得朱常銀子
正在躊躇大尹蚤已瞧破就走下來親驗那件作人
被大尹監定不敢隱匿一一實報朱常在傍暗暗叫
苦大尹把所報傷處將卷對看分毫不差對朱常道
你所犯已實怎麼又往上司誑告朱常又苦苦分訴
大尹怒道還要強辯夾起來快說這縱死婦人是那
里來的朱常受刑不過只得招出本日蚤起在某處
河沿邊遇見不知是何人撒下那大尹極有記性忽
地想起去年丘乙大告稱不見了妻子尸首後來賣

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也。初是日，擡尸首撒在河沿上，起蒙至今尸首沒有下落，莫不就是這個麼？暗記在心，當下將朱常卜才都責三十，照舊死罪下獄。其餘家人賊徒召保趙完等，發落寧家不題。且說大尹回到縣中，弔出丘乙大狀詞，并王小二那宗案卷，查對果然日子相同，撒尸地處一般，更無疑惑。卽着原差喚到丘乙大劉三旺子証人等，監中弔出綽板婆孫氏。齊至尸場認看，此時正是五月天道，監中瘟疫大作，那孫氏剛剛病好，還行走不動。劉三旺與再旺扶挾而行，到了尸場上，件作揭開棺蓋，那丘乙大

認得老婆尸首於聲號慟連連叫道正是小人妻子
干証地鄰也道正是楊氏大尹細細鞫問致死情緣
丘乙大咬定劉三旺夫妻登門打罵受辱不過以致
經死劉三旺孫氏又苦苦折辯地鄰俱稱是孫氏起
黨與劉三旺無干大尹喝教將孫氏拔起那孫氏是
新病好的人身子虛弱又行走這番勞碌過度又費
唇費舌折辯漸漸神色改變經着拶子疼痛難忍一
口氣收不來翻身跌倒嗚呼哀哉只因這一文錢上
起又送一條性命正是

大尹看見卽令放棧劉三旺向前叫喚破喉嚨也
喚不轉再旺在旁哀哀啼哭十分悽慘大尹心中不
忍向丘乙大道你妻子與孫氏角口而死原非劉三
旺拳手相交今孫氏亦亡足以抵償今後兩家和好
尸首各自領歸埋葬不許再告違者定行重治衆人
叩首依命各領尸首埋葬不在話下再說朱常卜才
下到獄中想起枉費許多銀兩反受一場刑杖心中
氣惱染起病來却又沾着瘟氣二病夾攻不勾數日
雙雙而死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兩條性命

說話的我且問你朱常生心害人尚然得个喪身亡
家之報那趙完父子活活打死無辜二人又誣陷了
兩條性命他却漏網安享可見天理原有報不到之
處看官你可曉得古老有幾句言語麼是那幾句古
語道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辰未到

那天公算子一个个記得明白古往今來曾放過那
个這趙完父子漏網受用一來他的頑福未盡一來
在縣不到三來小子只有一處只沒有兩則古語了

那邊便難領這邊少不得透節兒。見你个報應開前
休題。且說趙完父子又勝了朱常。回到家中。親戚鄰
里齊來作賀。喫了好幾日酒。又過數日。臨得朱常卜
才俱已死了。一發喜之不勝。田牛兒念着母親暴露。
領歸埋塋。不題。時光迅速。不覺又過年餘。元來趙完
年紀雖老。還愛風月。身邊有个滄房。名喚費大兒。那
費大兒生得四五分顏色。喬喬畫畫。正在得趣之時。
那老兒雖然風騷到底。老人家只好虛應故事。怎能
勾滿其所欲。看見義孫趙一郎。身材雄壯。人物乖巧。
尚無妻室。倒有心看上下。常常走到廚房下。捱肩擦

背調嘴弄舌。你想世間能有幾個坐懷不亂的善男子。婦人家反去勾搭。可有不肯之理。兩下眉來眼去。不則一日。成就了那事。彼此俱在少年。猶如一對餓虎。那有個飽期。捉空就閃到趙一郎房中。偷一手兒。那趙一郎又有些本領。弄得這婆娘體酥骨軟。魄散魂銷。恨不時刻并做一塊。約莫串了半年有餘。一日。愛大兒對趙一郎說道。我與你雖然快活了這幾多時。終是碍人耳目。心忙意急。不能勾十分盡興。不如悄悄地逃往遠處。做個長久夫妻。趙一郎道。小娘子若真心肯跟我。就在此。可以做得夫妻。何必連去愛大

兒道你便是我心上市人了。有甚假意。只是怎地在此。就做得夫妻。趙一郎道。同年丁老官與田婆都是老爹與大官人自己打死詐賴朱家的。當時教我相幫扛擡。曾許事完之日。分一分家私。與我。那個棒槌。還是我藏好。一向多承小娘子相愛。故不說起。你今既有此心。我與老爹說先要了。那一分家私。尋個所在住下。然後再央人說要你爲配。不怕他不肯。他若捨不得。那時你悄悄地徑自走了出來。他可敢道個不字。麼。設或不達時務。便報與田牛兒同去告官。教他性命也。自難保。愛大兒聞言。不勝歡喜。道。事不宜遲。作

速理會說罷，閃出房去。次日趙一郎探趙完獨自个在堂中間坐，上前說道：「向日老爹許過事平之後，分一股家私與我。如今朱家了帳已久，要求老爹分一股兒目去管。」趙完答道：「我曉得了，再過一日。」趙一郎轉入後邊，遇着夢大兒，遞个信兒道：「方纔與老爹說了，媒子畱心察聽，看可像肯的。」夢大兒點頭會意，各自開去不題。且說趙完叫趙壽到一間廂房中去，將門掩上，低低把趙一郎說話學與兒子，又道：「我一時含糊應了他。如今還是怎地計較？」趙壽道：「我原是他說的甜話，怎麼真个就做這指望？」老兒道：「當初不

合許困了、今若不與他些、這點念頭如何肯息、趙壽
沉吟了一回、又生起歹念、乃道、若引慣了他、做了个
月月紅、倒是無了無休的、詐端想起這事、止有他一
个曉得、不如一發除了根、末無掛慮、那老兒若是个
有仁心的、勸兒子休了、這念胡亂與他些小東西、或
者免得後來之禍、也未可知、千不合、萬不合、却說道、
我也有這念頭、但沒有个計策、趙壽道、有其難處、明
日去買些砒礪、下在酒中、到晚灌他一醉、怕道不就
完事、外邊人都曉得、平日將他厚待的、決不疑惑、趙
完歡喜、以爲得計、他父子商議、只道神鬼不知、那曉

得却被愛大兒瞧見料然必說此事悄悄走來覆在壁上窺聽。雖則聽着幾句不當明白恐怕出來撞着急閃入去。欲要報與趙一郎因聽得不甚真切。不好輕事重報。心生一計。到晚間把那老兒多勸上幾杯酒。喫得醉醺醺到了床上。愛大兒反抱定了那老兒撒嬌撒痴。淫聲浪語。這老兒迷魂了。乘着酒興未免做些沒正經事體。方在酣美之時。愛大兒道。有句話兒要說。恐氣壞了你。不好開口。若不說。又氣不過。這老兒正頑得氣喘吁吁。借那句話頭就停住了。說道。是那小中撞了你。如此着惱。愛大兒道。討討。一郎道。

厮今早把風話攔攔我我要扯他來見你倒說老
和大官人性命都還在我手裏料道也不敢難爲我
不知有甚緣故說這般滿話倘在外人面前也如此
說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勾當可不壞了名聲那
棟沒上下的人不如尋个計策擺布死了也省了後
患那老兒道元來這厮恁般無禮不打緊明晚就見
功效了要大兒道明晚怎地就見功效那老兒也是
合當命盡將要藥死的話一五一十說出那婆娘得
了實信次早閃來報知趙一郎趙一郎聞言喫那驚
不小想道這樣反而無情的狠人倒要害我性命如

何饒得他過摸丁棒槌鎖上房門急來尋着田牛兒把前事說與田牛兒怒氣冲天便要趕去廝鬪趙一郎止住道若先嚷破了反被他做了準備不如竟到官司與他理論田牛兒道也說得是還到那一縣去趙一郎道當初先在婺源縣告起這大尹還在原到他縣裏去那太白村離縣止有四十餘里二人拽開脚步直跑至縣中恰好大尹早堂未退二人一齊喊叫大尹喚入當廳跪下却没有狀詞只是口訴先是田牛兒哭稟一番次後趙一郎將趙壽打死丁文田妾姪陷朱常卜才情錄細訴將行兇棒槌呈上大尹

大尹亦
疑

看時血痕雖乾鮮明如昨乃道既有此情當時爲何不首趙一郎道是特因念主僕情分不忍出首如今恐小人洩漏昨日父子計議要在今晚將毒藥鴆害小人故不得不來投生大尹道他父子計議怎地你就曉得趙一郎急遽間不覺吐出實話說道虧主人偏房愛大兒報知方纔曉得大尹道你主人偏房如何肯來報信想必與你有姦姦趙一郎被道破心事臉色俱變強詞抵賴大尹道事已顯然不必強辨卽差人押二人去拿趙完父子并愛大兒前來赴審到得太白村天已昏黑田牛兒畱回家歇宿不題且說

趙壽早起就夫買下砒礪却不見了趙一郎問家中
上下都不知道父子雖然有些疑惑那個處到愛大
兒洩漏次日清晨差人已至一索細翻拿到縣中趙
完見愛大兒也拿了還錯認做趙一郎調戲他不從
因此牽連在內直至趙一郎說出報他謀害情由方
知向來有姦懊悔失言兩下辯論一番不肯承認怎
當嚴刑煅煉疼痛難熬只得一一細招太尹因害了
四命情理可恨趙完父子各打六十依律問斬趙一
郎姦騙主妾背恩反噬愛大兒通同姦夫謀害親夫
各責四十雜犯死罪齊下獄中田牛兒發落寧家一

百備文申報上司具稟題請不一日刑部奉旨倒下
號劄四人俱依擬秋後處決只因這一文錢上又送
了四條性命雖然是寬各有頭債各有主若不因那
一文錢爭鬧楊氏如何得死沒有楊氏的死屍朱常
這詐害一事故也就做不成了總爲這一文錢起其害
了十三條性命這段話叫做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奉
勸世人捨財忍氣爲上有詩爲證

相爭只爲一文錢

小隙誰知奇禍連

勸汝捨財兼忍氣

一生無事得安然